

阿銑的故事

作者：左榕 出處：〈擁抱玫瑰少年〉一書 性別教育閱讀文本

「聽——海哭的聲音——嘆息著，誰又被傷了心——」擴音器裡傳出阿妹嘹亮高亢的歌聲，彷彿越過波濤大海，穿透了每一個人的心。我的喉嚨哽咽著，有著千萬句話卻吐不出來。因為，你已隨歌聲飄逝，隨海浪遠離。老師來了，同學們也來了，大家來陪你走最後的一程。阿銑，你正在聽海嗎？你聽到我們殷切的呼喚嗎？

記得那年夏天，我們是一群剛上國中一年級的小毛頭。第一堂的音樂課，你尖細的「女高音」歌喉，讓同學們不由得四處尋找。只見一位坐在前座，面貌白皙清秀的男生，閉著雙眼、張開大嘴，正陶醉在自己的歌聲裡。下課時，你還被音樂老師誇讚了一番。此後，音樂是你最喜愛的一門課，也因為音域寬廣加入了合唱團，而你是團中唯一的男生。

下課時，你從我身邊經過，看到我在注意你，有點靦腆的「嗨！」了一聲，並且伸出右手的蘭花指在我肩膀上輕輕的點了一下。

那天放學，你很自然的走到我身邊，才發現原來我們是同一路隊的。沿途上，你絮絮叨叨的述說自己的家庭、你的喜好和興趣。我發現你的態度活潑大方，一點早上課堂中的扭扭姿態都沒有。

從學校後門出去，有一條曲折小徑，路旁大片大片的菸葉田，田埂邊矗立著一排排高聳的檳榔樹，好像站衛兵一樣，把菸田分割成一塊塊整齊的四方形。正值菸葉成熟的季節，葉子像一張張撐開的大洋傘，遮住炙熱的太陽。和風輕拂，一簇簇葉片推擠著、搖擺著，葉面呈現深淺不同的綠色，遠看像極了一波波的海浪，還發出「煞煞煞」的聲音。有時放學途中，我們會溜出路隊，坐在田裡的大菸葉下，就像坐在浪花底，傾聽海浪的呼喚。那陣子阿妹的「聽海」正流行，你常模仿她的歌聲，唱作俱佳且維妙維肖，甚至連高音部分也難不倒你。

一天，上課鐘聲已響，老師邁著四方步走進教室，目光朝座位掃視了一圈，卻不見你的蹤影，他的臉上擺出嚴肅的表情，令人顫慄，教室裡一點兒聲音也沒有。此時，走廊的另一端，響起了踢踢踏踏急促的腳步聲，只見你倉惶的出現在教室門口，兩隻手正在釦腰間的皮

帶。老師臉上嚴峻的神情一定讓你倒抽了一口氣，你結結巴巴地說：「老—老—師，我—我—我去上廁所。」老師一言不發，用手指了指座位，示意你回座。我心中有點納悶，男廁所在教室的東側，而你卻從西邊跑來。課上了一半，老師要我們分段朗讀課文，他有意點名指定你，你大方又很有自信的站了起來，很流暢地唸完，聲音悅耳，字字清晰，比班上多數人唸得都好。老師點點頭，好像很欣賞的樣子。「嗯——」他微低著頭，從老花眼鏡後面，探出兩道炯炯的目光：「唸是唸得不錯！可惜——『聲—音—』不對！」老師特地強調『聲音』兩個字。頓時，全班哄堂大笑，坐在後座的那幾個大塊頭更是笑得前俯後仰，誇張地把笑聲延長好久好久。我看到你臉上一陣青白，額頭上滲出一粒粒的汗珠……

不知道是哪裡看不順眼，從此以後，那幾個大個子就常常找你麻煩，你也囁囁嚅嚅地應付著……

為了躲避他們，放學後你常要我陪你繞路回家；有時在廁所中遇見，你也馬上拉起拉鍊拔腿就跑，他們就在背後大小聲的罵你：「娘娘腔」、「膽小鬼」，然後才大搖大擺的晃回教室。我有點看不過去，向導師報告，導師說他自會處理。可是不久之後，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！

一天放學，你要我陪你多走一段路，說你不想馬上回家。我看出你那天的心情鬱卒，不像平時有說有笑的，而且兩眼深陷、眼眶發黑，一定是沒有睡好。我們順路走到菸田，坐



在菸傘下，你才道出自己壓抑長久的折磨。原來大個子他們那群人，現在不但常常當面笑你「娘娘腔」，叫你「妹妹」、「芭比娃娃」，甚至逼迫你幫他們抄寫功課，你有時甚至抄到半夜才能就寢，雖然被磨得身心交瘁，你也不敢拒絕，更不敢向老師報告。「當女生有什麼不好？我喜歡做女生做的事情，我會幫我媽煮飯、織毛線……」你理直氣壯地說。我知道：你有一顆善良體貼的心，因為在家你會幫母親的美容院打雜，母親忙時，你也幫著客人洗頭、護髮，這些事情對你來說，就像如數家珍一般熟悉。你又開始啾啾地說出自己喜歡做的事，我在一

旁傾聽，絲毫不覺有什麼不對，反而羨慕你有一雙巧手。是嘛！男生為什麼就不能做女生做的事情？只不過是我們不願意做罷了！許多有名的廚師、裁縫師，不也都是男生嗎？「我家隔壁的鄰居還對我媽說：『妳真正福氣喔！有一個這麼友孝的查某囡仔！』」看得出來，你很以此自豪。然後，你又接著說：「我本來就是『女生』嘛！我還希望謝老師能當我們班的『大姊姊』呢！」謝老師是我們最喜歡的實習老師，他性情溫和體貼，非常關心同學。我們只要有問題請教，他都會不厭其煩地幫忙解決；甚至在日常生活上，他也常常噓寒問暖，百般地呵護著我們。可惜，他不久就要去當兵了。

那次談話之後，我對你又有了進一步的了解。其實，你不是頂用功的學生，上課時常心不在焉，眼睛偶爾會飄到窗外，這時老師就會糾正你：「阿誌！你又夢遊到哪裡去了？」可是，你心思細密又善解人意。有一次，英文老師身體不舒服，你一下課馬上跑到福利社，自掏腰包買了一盒木瓜牛奶，快跑回教室給老師喝，還說你阿嬤以前也曾經這樣，喝了有糖分的東西會比較舒服。也許是這種特質吧！班上的女生跟你特別要好，因為你不像大個子他們愛欺



負女生，反而時常跟女生打成一片，一起織毛線、做皮卡丘；上烹飪課時，你的手藝甚至還略勝一籌。尤其在音樂課，那更是你一展歌喉的好機會。我真羨慕你得天獨厚的嗓音，可以跟女生一起唱高音部，而且絲毫不遜色。不像我們這群「小公雞」，硬扯著沙啞的

喉嚨大吼大叫，常被音樂老師笑是「敲破鼓」。音樂課下課，從你臉上蕩漾如朝陽般的笑容，就可看出那是你最快樂的時光。或許這才是大個兒看你不順眼，時時欺負你的原因吧！我一直奇怪，男生為什麼不能做女生做的事？是誰規定男生一定要好勇鬥狠，用拳頭比大小？上帝創造人的時候，並沒有說「亞當」是男生，「夏娃」是女生啊！這只不過是人類自己冠上的性別罷了！

時光飛逝，一眨眼我們已升上國中三年級。班上大多數同學都能接納你，尤其是女同學更是把你當作姊妹一般對待，大家也見怪不怪。國三下學期，正面臨升高中或是投考職業學校的問題，你非常篤定自己要報考餐飲學校，立志將來當一位專業的廚師。這個小小的志願卻被大個子他們當作笑柄，沒事就吆喝你「查某」，說你只配幫他們煮飯、洗衣，一點也不像男生。

記得是畢業前兩個月，那天上午第四節音樂課，老師給我們複習這學期教過的歌曲，你起勁地大聲唱著，歌聲中充滿了愉悅，就像平時上課一樣。下課前五分鐘左右，我們正唱著「珍重再見」這首歌，心中充滿了即將來臨的離情別緒，這時，你舉手要去廁所，老師應允後，你快速飛奔下樓，口中仍不停的哼著這首旋律。難道……，這就是你最後的一首歌嗎？因為，你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了！當被同學發現時，你已倒臥在廁所地上，只剩下微弱的呼吸，鼻子嘴巴流著鮮血，外褲拉鍊也沒有拉上。

「聽——海哭的聲音……說你在離開我的時候，是怎樣的心情——」音樂老師的眼中含著淚光，手指在鋼琴上飛舞著，一首接一首彈奏著你喜愛的曲子。同學們都來了，有人低頭啜泣，有人輕聲默禱。我看到伯母全身無力癱倒在地，臉上木然的表情，彷彿淚已流盡、心已枯槁，親友們合力攙扶，也架不起她那虛脫的沉重身軀。這是老天爺開的大玩笑吧！不到兩個月即將畢業的我們，卻等不到你了！

阿銖，你現在的心情如何？你不會再害怕被迫代寫作業、被叫「娘娘腔」了吧？相信你在天國一定能夠隨心所欲，做自己喜歡做的事，自由自在、無憂無慮，不再擔心別人的嘲笑和羞辱！只是，至今我仍舊弄不清楚，到底是什麼原因，讓你這麼年輕的生命無聲無息的倏然消逝？難道就因為你不像別人眼中的男生？大家雖然議論著，努力去拼湊事實的真相，可是又不敢隨便冤枉無辜的人，只能隨著你的離去，讓一切石沉大海，成為天國永遠的秘密吧！